

# REVUE TRIMENSUELLE DE L'ECOLE A. COMTE DE PEKIN

##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

通信處 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社

本期每份售銅子四枚

21,4,1926.

第 三 期

星期二

### 讀錢玄同先生的“青年與古書”

含 清

“書”還有什麼“古”“今”嗎？即使他在事實上是有“古”“今”，難道估量他該讀或不該讀時，還要以他的“古”“今”作標準嗎？這樣的問題似乎早就該不成問題了，不過在我們中國的社會上，是要急切弄不出個頭緒來的。所以一般人對於古書，有的主張要他，有的主張要不得，還有很籠統的發些不徹底的調和論，最令人不得要領的，就是不細查病的徵候。不深知藥的性質，不講明療養及服用的方法，便自執筆開起藥方來，什麼“青年必讀書十部”，又或者不止十部。這真不曉得要把青年領到個什麼地方去！

這次在本刊第二期上，讀了錢先生的“青年與古書”一文，覺得立論很暢快，同時更引起我對於這個問題的一點意思，此在尚未發表之前，姑借題先說幾句。

好好的一個青年，為什麼不教他往海瀾天空的地方去吸些新鮮空氣，偏要教他倒在陳土爛灰的堆裏？好好的一個青年，為什麼不教他去探尋些明珠，還要教他

往灰堆裏去扒那自欺欺人的什麼“法寶”？所謂國魂國粹，的確有些貽誤青年的地方，可是“古書汗牛充棟，觸目皆是，誰有遮眼法能够不給青年看見呢？”況且“爲了要滿足我們想知道歷史的慾望”和“爲了解過去文化計，古書還是應該讀的”嗎。

錢先生的主張是：現在的青年，古書也是應該讀的，並且“要做查帳委員的人，便有讀古書之必要了。”然則“使用古書之道若何？”

“曰：不管它是經是史是子是集，一律都當它歷史看。”總而言之：

“只要是用研究歷史的態度來讀古書都是很正當的。”

綜上錢先生這樣的說法，是指導青年們對於古書應持的態度；並且有條件的去讀古書，也是很正當的。不過要問：現在

### 本期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讀錢玄同先生的“青年與古書” | 含 清   |
| 燕兒與黃鶯          | 李錦綺   |
| 夜遊             | 馬 珏   |
| 兒童作品兩篇         | 鎮北 祖光 |
| G              | 錢秉雄   |
| 問月             | 陶世璿   |

該讀古書的青年是否都能使用研究歷史的態度和方法？也就是他們是否都能够做查帳委員的人？如果這問題的答案是“恐怕不能”，（因為“古書實在難讀”）那麼，錢先生的這篇文章便容易令人誤會為“學者與古書”，而不是“青年與古書”了。我想這還是些細節，最值得討論的是

1. 中國的古書約有幾種性質上的類別？並且某類下更有若干是可供現代的青年自由選讀？
2. 所謂研究歷史的態度是什麼？並且用研究歷史的態度是否可以來研究一切中國的古書？

我以爲在這幾個問題未有明確的解答之前，青年對於古書仍舊是莫名其妙，仍舊不能把想讀古書的青年指引到一條通正的路子上去。那麼，在引起這問題的端緒之後，還望錢先生或其他學者拿出幾篇親切實用的大作來。——五，四，一九二五。

### 燕兒與黃鶯

李錦綺

一個春天的早晨，旭日剛剛升了上來，幾片春雲，也有意無意的浮在蔚藍色的天空，髮髯織成的幾正素羅似的。這時溫柔的春風，嬌弱無力的搖蕩着，吹得滿院裏碧柳垂地，羣芳爭艷。啊！明媚的春光，又重新布滿了大地。我們在這樣溫和甜蜜的美景裏，將感覺到人生的興趣是何等的濃厚罷。

太陽光中，一株才開的桃樹上，立着一隻黃鶯兒。她正在那裏唱着她那悠揚婉轉使人欲醉的歌呢。這時恰巧梁上的燕兒

睡夢初醒，猛然聽見她的好朋友的歌聲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何不去找她談談呢？”想罷便輕展雙翅，飛到黃鶯身邊，說道：“鶯兒姐姐，別來無恙？”

黃鶯見她來了，便忙止住歌聲，回答道：“喲，燕兒妹妹，你幾時回來的呀？我的身體很好，妹妹！你好嗎？”燕兒回答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多謝，多謝！但是你真高興啊！老早的就起來唱你那清麗嬌脆的歌兒了。”

黃鶯嘆口氣道：“唉！今天我覺得怪悶的，所以才早起來唱個歌兒，解解悶；有什麼高興呢？”燕兒聽了這話，回答道：“我瞧你永遠是唉聲嘆氣的。在這樣溫和的天氣裏，還有什麼愁悶呢？你也實在自尋煩惱了！”

黃鶯回答道：“不是如此，妹妹！你想想現在雖到處萬紫千紅，滿院春色，不過妹妹你要想想，這是能夠長久的嗎？將來一日花殘春去，再追想起現在的美景良辰，又當如何的悲悼感慨呢？所以我一想到這裏，便煩悶起來。”

燕兒聽了，便道：“嗚呀！你真是個糊塗人！你這樣的觀念，我很不贊成你。只是永久的悲着愁着，這又何苦呢？你真不了解人生的真意義啊！你們這一類的人，都是說這一類的話，好像都參透了禪機，醒悟了大道似的，還自以爲這是聰明極了。其實，我以爲不然。越是這樣的聰明，恐怕越是糊塗的罷！你既然愁着將來花殘春去，時是不能再得着現在的快樂了，那麼，

你本來是想求快樂的呀。豈不就是現在的你，應當樂其所樂，以免將來欲求不得之苦嗎？怎麼反而憂愁起來呢？所以我時常說，天下最愚的就是那整天愁着，失掉人生興趣的人。再就是看破紅塵，逃名逃世的人，竟把含有意思的一切事情都看作鏡花水月，那真是愚而又愚了。我想人在這個生死大海中，總是循環着，就如同春夢一場，爲什麼不及時行樂，善自排解，去作快活的夢呢？若自尋苦惱，自去犧牲眼前的幸福，這豈不是個獸子嗎？”

黃鶯聽了這段議論，恍然大悟，便立刻快活起來，對着燕兒道：“妹妹！你真是個明白人，多謝你的開導。我從此以後，再不那樣悲觀厭世了。”說完這話，她們便一齊的唱起歌來了。

## 夜遊

馬 珏

一天的黃昏，我獨自出去散步。走了一會，自己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來了。夜色已深了，馬路上的行人漸漸稀少下去，只有幾盞疏朗的汽燈，還在這黑暗的嚴夜中，冷冷的放着他的微光。除此以外，遠遠的或者有幾個黑影憧憧地出沒着，越使人覺得這深夜的恐怖。在這時，我真如那無歸宿的小鳥，楞徨在這灰色的黃昏中，飛到那邊，那邊暫時棲一棲也好，飛到這邊，這邊暫時息一息也好。我想我們人生誰不是這樣呢？長途奔走，碌碌風塵，誰不是在這迷路中呢？我在這迷離的道路上，正沒有什麼意思，常把冷眼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憐

小蟲——哎！如今我也好像變成一個可憐的小蟲了！天上幾顆銀白的星兒，還閃爍在這鉛灰色的天空中。我在這又冷又寂寞的宇宙中，覺得身子已十分受不住了。一會兒忽然看見自己的家門口了，我真像發見了一個新世界似的。這時也沒有那冷和寂寞了，我就把門敲開，走了進去。院子裡弱小的花草，經過一番夜涼，已現出那奄奄欲睡的神情來，好像等得不耐煩了。

蒼碧的天空，也有幾條薄薄雲彩浮蕩着，如鏡一般的明月，也冷清清的搖動着。這種情景，總不能使我忘掉這個問題：茫茫大地，何處是人的歸宿？

## 河裏的小魚

張鎮北

河裏的小魚們，真快樂呀！我看見小魚們這樣的快樂，我也想到河裏去玩。我的心裏想，我要變成小魚，那我也也有這樣的快樂，多麼好呀！

河邊有青草，我就坐在草上，看了半天，我越看小魚們，越覺得快樂。我心裡想，這莫非我已經變成小魚了麼？越看越有意思。

我看了一個多鐘頭，太陽就快下山了。我說：“天要黑了，太陽就要下山，真奇怪呀！”我就回家了。

第二天，我在課堂裡，忽然想起那小魚來，我就想道：快下課吧，下了課，到那河邊看小魚去。

## 風箏歌

吳祖光

一個風箏滿天飛，小鳥嚇的去不回。小孩快快收住綫，大膽的烏鴉偷來看。一陣狂風力如牛，吹斷了風箏綫，碰了老鴉的頭。

G

錢秉雄

(一)

“L君！明天又是禮拜日了，我們可以出城去玩兒啦。”E君說。

“L君那兒肯同我們一起去跑山玩兒哪！當然又要去陪什麼B小姐啊，G小姐啊，……”平日最好譏諷人的P君，他洋洋得意的笑着說。

“P君，你怎麼曉得這般詳細？”最喜探聽人家事情的C君說着。

“……”L君好似在沉思什麼，也不同他們去談話，只是一個人呆呆的坐着想，他覺得現在一切事情，都沒有住在他腦中的那樁事情緊要。

“那自然！”P君還是笑呵呵地說着。可是C君大失所望，以為P君一張嘴，就要把這件事說完，豈知只說了三個字。

“哼！狗嘴裡還出得了象牙！他心裡怎樣想，就是怎樣編派人。你們不信，問問他，對不對？”H君反嘲地說。

“H！你不用說！你當心着，我把你的好事說出來！”P君說。

十幾個同學戲謔了一會兒，笑了一陣，都同着掛在西邊樹梢上的太陽回家去了。學校中的運動場上，院落中，教室裡，……全被夜幕包圍了。

在朦朧的電燈下，有兩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，在馬路上走着。這時馬路上稍覺清靜了些，汽車的喇叭聲，人力車夫的呼喚聲，也不常來打擾他們的耳鼓。站崗的

警察已躲在人家鋪簷的底下，怕初春的夜寒去侵襲他們。

“L君！你怎麼這般垂頭喪氣的？今天是星期六，你還不高興麼？還是因為P君將你的秘密……”一個較瘦些的青年說。

“還什麼秘密不秘密！……”

“L君！你往常不是這樣，怎麼今天……”

“往常！往常！你還提什麼往常啊！”

“你往常遇到星期六，你是何等興高采烈啊！為何這……”

“唉！E君哪！不用提啦！你一提起，我的心就同刀割一般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記得上一個星期四，我還曾盼望着星期六。但是這個星期四，我已是不盼望了。我也不願再盼望了！”

“這怎麼說呢？”

“我也沒有什麼理由。我只感到從前的陽光充滿了愛和美，現在的陽光只是充滿了失望和死！”

馬路上差不多只有他們兩個人和些碎紙細沙，碎紙細沙飛跳的聲音和他倆的腳步聲成爲一種很有節拍的音調。L君現在覺得腦力興奮，血管緊張，外界的寒力倒不能去侵犯他的身體，但從他內心中發出一種不可禁的彈力，發洩在他的脊柱上，四肢上。

(二)

“好了！好了！G姐，你看烏雲都散了，

美麗的月姊披着青紗，笑迷迷的看着我們哪。”L君說着，將沉寂的空氣起了波動。

“真的！烏雲都散了。今天白天下了一天雨，好不悶人哪！”G姐接着說。她是一個美麗的少女，身量很窈窕，一對黑晶晶的瞳人是含着許多深情深意，兩鬢蓬蓬，稀疏的短髮遮着額眉，薔薇色的兩頰上兩個笑渦，在未笑之前已給人一種暗示。

“我真來得不巧，昨天來的，今天就下雨，想出去玩玩，又不能。若這般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春假就要過完了。”

“L弟，你真還是個小孩子，那能天天下雨呢！”

“G姐，我問你句話，N哥今年怎麼還不來？現在各學校全放春假了。”

“N哥有信來說，他今年不能來，因為學校要舉行畢業試驗，他沒有時間來到此地……你沒有知道呢，去年N哥來到這兒兩個星期，差不多天天下雨，要是你——”G姐說到這兒，一手指着L君，他們倆全笑起來。

深藍的天空，這時一輪明月當中，照得大地都成了白銀世界。掛在樹上的水珠，隨着春風落在花畦中的草芽上。不知何處的洞簫聲帶了些醉意來，滲入他們的胸懷。

### (三)

L從A站買了到C地去的火車票，在月台上等了片刻。只聽見鳴的一聲，一團一團的黑煙在半空中縹緲着，但不見火車。又等了一刻，才見火車已將眼前的軌道遮

蓋了。

鐵道兩旁正在抽青的樹木，都一對一對地向後退去。L因為車中沒有坐位，就立在車與車交接的地方。那洪洪的風聲只向他耳中灌，站立了片刻，忽聽見身後的車開動起來，他回頭一看，原來是G在那里開門。

“外邊風大，你那里禁得住呢？還是坐在車裏吧！”L對G說。

“不要緊，我要到外邊來。”

“你看！你站在那兒，兩腳還立不穩呢。”

“哼！……”她強辯着說，說時她把門關上，搖搖晃晃的扶着車上的闌干。

“你看！你不聽我的話，灰沙又吹到你的眼睛裏去啦。”

“哼！”她拿着一塊紫花的手絹揉着眼睛。她這“哼”字是從鼻中發出來，好似怪他怎麼全被他說着了。

春日的和風，使他們倆沈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；金黃色的陽光，很溫柔的照着流水，樹木，花草及其他的一切，人們看了，感受一種使人酥懶的魔力。她真有些站不穩了，將身子斜倚着他，他們倆就隨着火車的動盪向着他們生命的前途走去了。這時的他只感到一種最甜蜜的味道——是她所賜給的。

“還是到車裡去吧！外邊風大，恐怕再待一會兒，又要頭痛了。”

“就是頭痛，又干你何事？”

他被她這一問，很是侷促不安，臉也漸漸的發起燒來了。又被她那很精神的眼球一注視，他不知不覺的便低了頭。他真笨，竟不能從他的腦中想出句話來解答。歇了片刻，他才說道：

“頭痛本是你頭痛，你不舒服，與我也沒什麼相干，但是……”

她向他瞟了一眼，兩頰上添了些玫瑰色，雙目下垂了，並且還發出了似憐的笑聲。

(四)

“你聽！什麼？鬧得這般凶？”G和L兩人並肩走到庭院中。G這麼說着，接連着人聲鼎沸的傳到耳朵中。望那南方黑黝黝的天空，淡紅色的火光，一層一層的向上升。

“啊！多可怕呀！不知哪兒又着火了！”

G姐說，並且聲音有些抖顫。

“離我們這裡遠遠着！管他呢，我們進屋子去吧！”

“這哪裡能夠呢！……啊！可憐！這場火災不知要燒死多少生命！使多少人破產！……”

“這又算得了什麼呢！這地方的督軍與那地方的元帥開戰，不知要死到多少人呢！區區死幾個人，又值得什麼呢！……”

“照你這樣說，你是毫不關心的？”

“這也不然，看所處的情形而定。你沒有聽見化學先生講過麼？物質是不滅的。你想這裡死了一個人，那裡多了幾種原質，反正是這樣循環着，這又有什麼可嘆息的呢！”

“如果要燒到這裡，你可就關心了，你也着急了。”

“那也不，不過現今的我啊，已在被燒之列了。”

“瞎說，你瘋了吧！”

“我並沒有瘋，我還很健全，只是我被火已經燒了一個多月。”

“那還不燒死，還會在這裡說這種夢話！”

“夢話？也許是夢話。但那一個人活在世上一生，不是作一場大夢呢！”

“那麼，你說你是什麼火燒了一個多月，還不會燒死，我也好學一學，……”

“……”L呆呆的坐着，覺得這種尖銳的聲調，使他眼睛不敢抬起，頭部加了熱度，頸部以下却比夏天摸着冰時還要涼。

“說啊！怎麼不說啦。”

“這種火是不能用言語來說的，只能用各人的直覺來領會的。”

她聽了這兩句似解似不解的話，只是低頭沉思着。

“表哥！姊姊！吃晚飯了。”她的弟弟嘴裡唱着歌，兩隻腳跳躍着，在她的房門口喊了一聲，便飛跑似的去了。牠們僅能微微的聽到他的歡悅的歌聲的尾音：

“……太陽西……看見父母行行禮，……對我笑嘻嘻。”

她在前邊走着；他一步挨一步的跟着，可是他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：

“啊！可惜我現在不是小孩。如果我現在還是天真爛漫的小孩，也不致被春花秋

月的絲將我的心房上織上了青年人悲哀的網。”

(五)

正是冬末春初的夜裏，鉛青色的天上鑲了無數晶瑩的小寶石。但那素潔的月姊，終不見她出來。他一個人在屋中踱來踱去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弄弄簾笛又無興趣，看書也不成。在慘淡的孤燈下，他照着鏡子，只見兩頰尖瘦了，眼眶深凹進去了，腦門上的青筋也可以數得出數目了，臉也發青了，同上個月的他相比，迥乎是兩個人了。他不覺對着自己的孤影嘆道

“L啊！L啊！你的病是一天深入一天，你的情懷又是這般憂鬱，恐怕……”

他一邊抽開抽屜，檢出她平日送給他的畫片，她寄給他的信，他反覆的弄着，有時放在嘴邊吻着，‘啊！怎麼這樣的辛酸哪！’

“昨夜接到她和N哥結婚的通知，下星期六借口處……啊！不是的！一定不是的，恐怕是我在作夢，我也很願意相信這是作夢。G姐啊，你可曾記得我們同遊X山麼？G姐啊！你難道真把我忘了麼？你真對我沒有一點情嗎？……你如果對我有一點情，你已經知道我現在患肺結核病已到第三期了，醫生都異口同聲的說，我是沒有救了，不過再拖延些日子而已。G姐，你如果對我有一點情，至少也應在我辭世那一天”

他這時滿腔怨恨無處訴，只向蒼天嘆問道“何處是我的寄心處？何處是我的歸

宿？琴聲中嗎？我怕人間的摧殘。她的目光中嗎？她已是有夫之婦。海洋中的浪花嗎？啊！是的，流浪的少年，正應跑向浪花的懷中去，與青碧的海水擁抱！”

(六)

這時N與G，正在A地渡蜜月旅行。一天午後，N手裡拿着兩封信，都是從S地轉到A地來的。

“這兩封信都是L弟寄給你的。”

“唔。”她將信放在口袋中，走到她自己的書桌前坐下。

“G姐：

我們不在一處讀書，一處打球，一處談話，將近有半年了。我真想念你得很。有時我恨不得從病床上跳起，來同你們一起玩耍。但恐怕今後已不能了。

現在想起我們同遊X山那年的春天，好像還在眼前。那時我們穿過了幾個山峯，還不知足，總是看見這山比那山低，那山峯比這山峯高，我們總是努力往上走。有一次，我們走到一個山腰的地方，那時你香汗滿身，面孔紅紅的，嘴裏嬌喘的說道

‘我真累了，我有些走不動了。’

‘我們到那座山上再歇吧！你現在要走不動，我拉着你的手，我們就可上去了。’

那時你把那纖嫩的玉手放在我的手掌中。唉！我現在又何堪回想呢！我們的血好似觸了電流一般的互相通貫。那時

我們感到春光賦與我們的力，命我們到愛之鄉。”

G 看到這裏，心臟收縮的速率和她嘴中讀信的速率是一樣快。

“你說‘你看，這朵花多麼好看哪！在尋常的地方，我不曾看見過這種花。’

‘唔……’

‘拿回去問一問植物先生吧？’

‘恐怕他也不知道這花的名字。就是他對你說，也不過說這大概歸于那一類植物而已。你笑了一笑，說道

‘那麼，我把這朵花放在你的帽子上吧。’

‘唔。我微笑着低下頭來，讓你把那朵花放在我的帽上。同時我也採了一朵心愛的花佩在你的衣襟上。這一點回憶呀，我現在憶起當時的那種情景，真覺字的表現力太弱了。

我們在山頂上望下邊 啊！大宇宙哇！遠望那山峯，雲際，模糊着成一線，望不盡的大自然哪！

我們來時的道路，同小孩子玩的火車道一樣。那山下的行人 真比玩耍攤上的小泥人還要小幾倍。啊！什麼人生啊！在海洋中漂泊着的一片竹葉 不知何時才算完盡？那麼，大自然對於人也是如此，但為什麼人與人還不和諧呢？

在漾漾的湖水中，一羣潔白的鴨子在那裏游泳着，一會兒，他給她洗刷，她給他修羽，他們是多麼有趣 是多麼親

睦？那麥畦中的尺高麥苗，迎着春風，向我們點頭。

G 姐，你還記得麼？不知何時，我們才能重遊！現在看護婦來催說，‘要禁止我寫信了，再談吧。

順祝身體安適。

弟L上。”

G 姐

我真感謝你這番美意，在我生日那天，承你送給我一隻鮮美的花籃。但是恐怕我的運命還不及軋呢！

昨天接到你們結婚的通知，我真喜歡得很，恨不得立刻來給你們倆道喜。但是醫生不准我來，恐怕你們行婚禮時我也不能出席，真對不住得，望吾姊諒之謹祝 N 兄與吾姊永久快樂。

L 上。”

G 讀完信之後，心還是不停的跳動，臉上露出微微的笑容。

“G 妹，L 弟給你來的信說些什麼，你這般喜歡？可以給我看看麼？”

N 涎臉走近她身旁去，一邊在她手中看信，一邊臉貼臉吻着她那香腮。

一九二五，三，二。

## 問 月

陶世璿

月亮 月亮！  
你那皎潔的清輝  
照耀在大地上。  
為何一見烏雲來了，  
就將臉兒隱藏？

本校小學部及全校女生乒乓球比賽，均已先後舉行。結果 小學部以周豐一 曾繼勳，曾秉穹為最優，女生部以沈令瑩，龍家惠，陳君山為最優。各得獎品。

本校體育股報告，